

萍水

「日」渡边淳一 著

Junichi Watanabe

《失乐园》
之后
渡边淳一
又一情感
力作

文化藝術出版社



渡边淳一作品

萍 水

正 溱
民 子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かりそめ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一刷發行

©Junichi Watanabe 1999, Printed in Japan

ISBN 4-10-324811-4 C0093

版权登记号 图字:01-2000-10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萍水/(日)渡边淳一著;正溱,民子译.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ISBN 7-5039-1952-3

I. 萍… II. ①渡…②正…③民… III.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030 号

萍 水

[日]渡边淳一 著

正溱 民子 译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87,000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9-1952-3/I·839

定 价:12.00 元

目 录

1	灼热
17	情焰
37	凉爽
69	赏月
87	凄厉
105	凄冷
127	积雪
169	苦冬
185	春愁
201	水暖
223	惜春

灼 热



“你来看看，我的眼睛怎么回事？”

久我刚刚下床，穿着长袍，从冰箱里取出啤酒喝着。

久我把啤酒喝干，回头一看，只见正穿着和服的梓凝视着镶在寝室墙壁上的镜子，招呼着他。他觉得奇怪，便走到梓的身后，看着镜子里的她。

梓正在穿和服，将腰间部分提掖起来，用细带系着；衣领尚未合上，领口松弛地敞开着。

刚才久我还尽情地抚摸她柔嫩的胸脯。他对梓的身体可谓了如指掌，但只要她一穿上衬衣和和服，就仿佛一下子藏到他无法触及的地方，于是久我又产生将手伸进衣领里的冲动。

梓看着他色眯眯的眼睛，带着责怪的口气说：“瞧我的眼睛啊……”

久我又瞧着镜子里的梓，但除了额前头发有些凌乱，脸色略显疲倦外，没有别的什么异常。

“没什么啊……”

久我又想到刚才的做爱，以为是她几次高潮以后出现的倦怠：“还是那么迷人嘛。”

“别瞎说，好好给我瞧瞧。”

梓的声调显得很严厉，久我便转到前面，正面看着她。

“左边。”

梓稍微向左侧过脸，可是那一双外眼角凹陷的眼睛无论眼白还是略含茶色的黑眼珠看上去都很正常。

“我可是第一次这样从正面盯着女人的眼睛看。”

“是怎么回事？”

久我不是眼科医生，自然说不出所以来。

“没什么啊。”

梓只好作罢，把衣领合上，开始系腰带。

穿和服的女人宽衣解带的姿态固然艳美，观看她们穿和服的过程也赏心悦目。尤其像梓这样穿和服十分熟练的女人，看着她用几条细带从贴身衬衫一层层系到和服外装的姿势，简直如同欣赏一件艺术品。

梓在涩谷教授和服穿着法，穿和服自然得心应手。有时候久我看得入迷，她会嗔怪一句：“你瞧什么呀！”

这句话似乎是说男人不该看女人穿衣服的样子，其实也许是出于不愿意让男人看见自己变成另一种模样的心态。

久我离开镜子前面，走到床边，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啤酒，走进起居室。

他平静地听着空调的冷气吹动风铃的声音。一会儿，穿着整齐的梓也走进来。

“让你久等了。”

刚才还在床上狂乱发疯的梓，现在全身围裹一袭浅绿薄纱和服，下摆和袖口印染着淡紫色的桔梗花。

“第一次见你穿这件和服。”

“不，去年夏天穿过一次。”

梓说得斩钉截铁，但久我记不起来了。

“法国革命纪念日那一天，就穿着这身衣服去的‘列康’。”

“列康”是银座一家餐馆的名字。经她这么一说，久我也觉得

有点印象,看来梓说的没错。

“咱们俩的事,你一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

“没的事儿。”

久我对两人一起去的地方大体还记得住,至于那天她穿什么样的衣服,很难记得那么细。

“夏天穿和服寿命短,很可悲吧。”

梓的意思似乎是说夏天穿薄纱和服的时间很短,只有七八两个月。

“你再穿这身和服,咱们一起去看放焰火吧?”

“和我这个老太婆一起去,你乐意吗?”

梓经常说这种自虐性的话,其实她才45岁,大概由于身材纤小的缘故,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五六岁。梓也明白这一点,故意说自己是一个老太婆,其实正是意识到自己还不老。

久我接过她的话茬,说:“你乐意和我这个老头子一起去吗?”

久我今年52岁,看上去更接近老头。

“你不是不喜欢看焰火吗?”

“噢,可能我说过这话。”

“你说焰火令人忧思,所以不喜欢。”

夏天的夜空盛开着五彩缤纷的花朵,的确美不胜收,但绚丽的焰火拖着细长的光的尾巴瞬间消失在黑暗之中,这短暂的辉煌反而令人思绪万千,有时心中郁郁不乐。

“也不是非常讨厌,不过……”

“那你喜欢吗?”

“不太喜欢,可是看焰火的时候老盯着看,总有一种不放心的感觉。”

“这就是你。所以你是个好人。”梓苦笑着说,然后拿起桌子上盛白兰地的酒杯:“不喝了吧?我收拾起来了。”

梓把和服袖子稍稍挽起，把两只酒杯拿到厨房。

久我看着梓的后背，想起刚才强迫她喝酒的情景。

他趁着接吻的时候，把含在嘴里的白兰地灌进梓的嘴里。梓猝不及防，心里着慌，轻轻咳嗽几声，但还是咽下去，接着立刻大口喘气，说是浑身发烧。

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缘故，与往常相比，今天晚上她格外疯狂。

久我还沉浸在回忆之中，梓看了看手表，嘟囔道：“唉呀，都10点了。”

晚上两人见面的时候不到6点，然后一起吃饭、上床，所以到10点是很自然的事，但久我还是觉得时间尚早。

梓住在世田谷，回去需要半个多小时，估计到家将近11点。

“我现在就叫车。”

“不用了，我到下面去截一辆。”

“还是叫吧，你稍等一会儿。”

两个人已幽会多次，梓对久我的这种好意却还总是先婉言拒绝，不肯痛快地接受。

这固然是她的客气，但从中也透出她凡事都后退一步的魅力。

久我打完电话，说车子10分钟就到，然后走到里屋的书房取来出租车票，只见梓提着手提包站在屋子里。

“坐下呀……”

“车子不是马上就到吗？”

“还有五六分钟哩。”

梓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坐下来，但只是似坐非坐地屁股轻轻落在沙发上。

她总是这样，只要一穿上和服，立刻显示出冷漠疏远的神情。

这是因为和服这种服装可以使女人端庄凝重呢，还是因为即

将分别时心理准备的流露？

刚才还在床上那样痴态狂迷，一下子变得如此一本正经，男人实在无法理解。

为什么这样变幻莫测呢？

久我感到困惑。

他想象着梓的家。他大略知道梓住在世田谷区的深泽附近，道路两旁延伸着茂盛的樱花树，公寓小区的周围十分幽静，一到夜间，似乎连汽车的声音都听不见。

到目前为止，他没有特意询问梓的家庭情况，当然梓也没有主动告诉他。但是他知道梓的丈夫是律师，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这是他在与梓接触的过程中逐渐知道的，并非特地了解。

互不打听对方家庭的情况似乎是两人之间的默契，但有时还是难免要想象一番。

梓回到家里，也许她的丈夫正在看电视，或许在外面参加什么聚会还没有回来。梓对他编造什么样的外出理由呢？她的丈夫是如何反应的呢？又是以怎样的目光看着一身整整齐齐和服打扮的妻子的呢？他会感觉到什么吗？

奇怪的是，每当久我想象这些情形时，潜藏的危机感与激烈的兴奋感同时袭上心头。

他一方面祈祷着此事万万不可败露，但同时也做好万一东窗事发决心一不做二不休的思想准备。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迸发出火花。

“你想什么啊？”

梓似乎立刻觉察出久我正沉湎在想象之中。

“没想什么，觉得你很漂亮。”

“你不说我也知道。”

“真的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当梓穿好和服准备回去的时候,久我对她燃起新的迷恋之情。这也许可以说是对即将回到自己尚未见过面的陌生男人身边的女人的恋恋不舍吧。

“要不你住在这儿吧……”

“这怎么行?”

久我明知梓不能在这里过夜,还是说:“明天早一点回去不就行了。”

“要是这样子,恐怕你不好办吧?”

梓的意思大概是如果走到这一步,那两人的关系就变得进退两难了。

“下一次什么时候见面?”

他们的幽会多半是久我根据梓便于外出的日子再安排自己的时间。久我是自由职业者,安排时间比梓方便得多。

“下一周怎么样?”久我说。

“恐怕不行。”

“为什么?”

“我真的有病。”

久我不由得回头看她。梓慢慢站起来:“你不知道吗?”

“好像瘦了点。”

梓的头发左右两边分开卷上去,露出些许发际处的脖颈。也许是这种蓬松发型的缘故,下巴显得有点尖。

“刚才在床上的时候,就觉得你比以前瘦了点。”

梓微微探出脑袋,问道:“你真的不知道吗?”

两个人的眼睛离得很近,久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梓喃喃地说:“你不觉得我的眼睛有点凸出来吗?”

梓这么一说,久我重新审视她的眼睛,似乎觉得左眼比右眼明亮一些。

“这么说，是有点亮晶晶的……”

“就这个吗？”

“会不会是巴塞多氏病？”

“不是。”梓坚决地摇了摇头，用手绢轻轻按着张大的眼睛：“我女儿也这么说，好像有点凸出来。”

“是这样的吗？……”

“是的。我自己也知道。”她见久我还不相信的样子，便直截了当地说：“医生也这么说，这是病。”

“什么病？”

“这是一种很难治的病，说是眼底的视神经受到压迫……”

“眼球里面……”

久我对医学一窍不通，不知道“视神经”是怎么回事。

“说不定要动手术。”

“不过，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吧？”

“影响可大了。眼睛疲劳，看东西叠影……”

久我完全不知道梓的眼睛产生这样异常的感觉，问道：“真的要动手术吗？”

“还要进行更周密的检查才能决定。”

“这么说，不能再见面了？”

“你是不愿意让我在脸上割一刀吧？”

“脸上割一刀？什么意思？”

“眼睛动手术，说不定要这样做。”不等久我回答，梓又自言自语地说：“也许这是我罪有应得。”

“别胡说！”

“不，是这样的。”

久我觉得这句话既是梓的自虐，同时也是针对自己而言，便悄悄转过脸去。

久我的公寓位于东京都市中心附近的青山。他原先住在镰仓的梶原，因路远不便，10年前便在东京租下一套房子作为自己的工作室。开始的时候，只要晚上不太晚，都回镰仓的家里，后来逐渐多半住在东京，与妻子的关系也随之冷淡下来。现在回想起来，与妻子日渐疏远，同时与梓日渐亲密，这二者也许是成正比的关系。

虽说东京的住所是工作室，但男人单独生活有诸多不便，于是从两年前雇了一个下午半天前来帮忙的女秘书兼佣人。现在已是深夜，所以家里没有别的人。

久我回到书房，整理好桌子上凌乱的东西，拿起正在阅读的一本书走进寝室。

刚才梓已经把床铺整理好，一掀开床罩，还能感觉到两人做爱的余温。久我躺进芳馨犹存的被窝里，手里拿着书，脑子却又回到梓的身上。

快11点了，梓差不多该到家了，也许已经回到家里了。那一带是环境安静的住宅区，她见到丈夫和孩子，正谈些什么呢？

说来奇怪，久我虽然惦念着梓，但无法想象她与丈夫在一起时的情景。这一方面大概因为梓不愿意显示出来，同时也因为她与久我在一起的时候毫无作为妻子的生活感觉。也许久我给她的也是同样的感觉。

梓曾经这样说过：“我无法想象你与太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听到这句话，久我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悲哀。不过，双方都不带任何家庭气息也许正适合偷香窃玉的恋情。

久我这样自我安慰，然后把枕头稍微提高一点，将目光移到书上。

这本书收集有医学史的有关资料,其中记载这样的事情:明治初期,人们对脚气病还缺乏了解,以为松树的气味具有疗效,于是在患者四周堆满松枝。现在的小学生都知道脚气病是由于缺乏维生素 B₁ 引起的,但那时流传着细菌感染、鱼毒、缺乏蛋白质或脂肪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论文还煞有介事地举证说东京大学医院的 K 博士将松枝堆放在脚气病患者的床边,结果证明确有疗效。现在听起来觉得可笑,当时却是严肃认真的论述。现在阅读这些争论的文章,已经没有可笑的感觉,只觉得心情沉闷难受。

与人文科学相比,自然科学实在是一个无法弄虚作假的严谨领域。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人文科学领域,情况会是怎样的呢?例如当时也发表有许多关于日本形势以及国际关系展望之类的文章,现在看来,其中不少观点十分荒谬。然而,幸乎不幸乎,这些论文此后无人问津,即使有人看到,提出疑义,也可以以社会形势变化剧烈为由搪塞过去。

但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不容许狡辩,否则只能传为笑柄。

久我在大学的专业是日本文学,毕业以后当新闻记者,因为恰好负责撰写幕府末期的特辑文章,于是对维新以后的明治时代开始感兴趣。此后创作以幕府末期为时代背景的历史小说,成为一名作家,而且得到社会的认可。

久我看着手里的书,不觉精神振奋,突然想喝茶。他把书放在床上,穿过起居室,走到厨房,从壁柜上取下茶壶和茶杯。

一个人生活已经习惯,烧水泡茶这些事都习以为常。在等水开的时候,他从不锈钢灶台上拿起茶杯观看着。

这是两年前与梓一起去京都时买的茶杯,叫红志野瓷,白胎上晕透着淡红,艳丽妖娆,当时买了一对。此后久我独自喝茶时,总是使用这个茶杯。

另一个茶杯由梓保存。那个茶杯现在何处呢?梓家里的事情

无从得知,但每当久我看到这个茶杯时,眼前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她的身影。

那是白里透红的冰肌玉骨,高雅华贵而淫乱放荡。

久我雅人与梓相识是在24年前,那一年他28岁。由于岁月久远,见面的时间、地点已模糊不清,但肯定是由朋友上村良太介绍认识的,在场的还有另外两三个女性,现在只记得梓一个人,这说明他大概从一开始就只对梓感兴趣。

这么说,似乎梓是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女人,其实不然,除了皮肤稍微白皙以外,并不算姿色出众,是她的气质使得久我对她倾心动情。大家都热闹地谈天说地,惟有她谨言慎语,态度谦恭。后来在餐馆吃饭的时候,梓先是合掌说一声“我用餐了”,才动筷子;吃完饭,放下筷子,仍然合掌说一声“谢谢”。

虽然其他女性在饭前饭后也同样合掌,但总给人一种看到别人这么做自己也这么做的感觉,不太自然,只有梓才是平时生活习惯动作的真实表现。

当时留给久我的印象只是这些,但是从这个细小的动作中,他感觉梓受到家庭及其母亲的良好教育,从而产生好感。

后来才知道,梓的老家在宇都宫,祖辈经营酒坊,父母亲的性格都很古板传统。

当时,久我在大手町的一家报社工作,梓在丸之内的一家银行工作,两人经常在银座、新桥约会,关系逐渐加深。

相识以后的头一年,他们经过几次约会,久我曾考虑和她结婚,梓应该也意识到久我的心情,但最终未能结合。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人正在热恋的第二年,久我调到纽约分社工作,这就在两个人之间造成巨大的空白。

当然,如果久我紧抓不放,与梓订婚,或许他们早已结为夫妻。

但是，久我第一次去国外工作，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因此希望自己能够无牵无挂自由自在。

久我去纽约以后，给梓寄过几封信，也收到她的回信。但是，大约一年以后，梓在信中说父母亲一直要她结婚。虽然久我也想应该给梓一个明确的回答，但态度还是含混暧昧。就在这时，接到梓的来信，突然告诉他自己已经成婚。

久我一下子觉得失去了宝贵的东西。失去之后才觉得宝贵，如果梓还是独身，恐怕久我没有这种感觉。

3年以后，久我回国，也结婚成家，但他对梓依然未能忘怀。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情感逐渐淡薄，但有时听一曲曾经与梓共同欣赏过的音乐，或者在季节的变换中触景生情，眼前会清晰地浮现出梓的形象。

久我与梓重逢是在8年以前。

到两人死灰复燃，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了14年。

起先是久我给梓寄贺年卡，梓也回寄，于是知道双方的住址，其他情况也模模糊糊地略知一二。后来，由于久我创作小说的出版，促使他们得以重逢。

这部小说描写妇女支持幕府末期仁人志士活动的人生形态，在新宿的书店举行作者签名售书活动的时候，会场工作人员收到一束百合花和一封信。

久我打开信一看，一行熟悉的工整的字体写着“谨致祝贺”，下面是梓的签名。

久我欣喜若狂，立即写信表示感谢。收到梓的回信后，他又去信，勇敢地提出见面的愿望，终于两人久别重逢。

他们仿佛要填补这漫长的空白时间，两人畅谈别后情景，梓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久我也有一个女儿。虽然自由奔放的青春